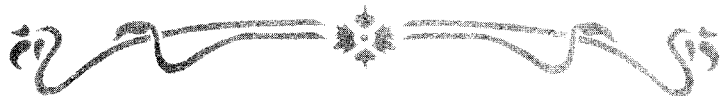




○ 中国社会出版社

徐志摩 评传

徐志摩评传



宋益乔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志摩评传/宋益乔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7

ISBN 7-5087-0525-4

I. 徐... II. 宋... III. 徐志摩 (1896 ~ 1931)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8769 号

书 名: 徐志摩评传

著 者: 宋益乔

责任编辑: 孙晓青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000mm × 72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525-4/K · 111

定 价: 25.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梁实秋评传

○ 徐志摩评传

○ 傅斯年别传

○ 老舍评传

目 录

第一章	烦恼结	1
第二章	无地彷徨	30
第三章	前期新月社种种	44
第四章	镜	72
第五章	石虎胡同七号	82
第六章	尴尬	102
第七章	诗神肖子	111
第八章	人生何似	118
第九章	五百年冤孽债	124
第十章	短别	134
第十一章	墓畔哀歌	139

目 录

第十二章 《爱眉小札》	151
第十三章 硃石情	161
第十四章 再造“新月”	168
第十五章 又是一阵打雷	183
第十六章 再见,亲爱的罗宾老爹	189
第十七章 心比莲心苦	195
第十八章 风向哪儿吹	206
第十九章 怨谁	221
第二十章 何处觅归途	236
第二十一章 亘古流云依旧	246
第二十二章 结语	259
说不尽的徐志摩	265

第一章 烦恼结

破碎的愿望梗塞我的呼吸，伤禽似的震
悸着他的羽翼；白骨放射着赤色的火焰——
却烧不尽生前的恋与怨。

——《冢中的岁月》

1922年前后，对于日后在诗坛上负有盛名的徐志摩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年代。其时，他正被“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处于一种不可解脱的感情缠绕中。

他是1918年8月离开北京大学，转而感到国外留学的。

想当初，在他颇有实业家气度和才干的父亲徐申如先生的教诲影响下，聪慧有余而深沉不足的少年徐志摩也曾雄心勃勃，立志振兴实业，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他少年豪兴正浓，喜欢发议论，十四岁作论，纵谈唐朝时哥舒翰潼关之败的原因；十五岁后入杭州府中学，“聪明冠全班”，和他同学的郁达夫说，每次作文，他“总是分数得最多的一个”。想那时的生活，真是寸寸如黄金，步步生光辉，少年人陶醉在虹彩四射的梦里。

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到美国克拉克大学后，徐志摩选择的专业是社会学。行前，他曾作《徐志摩启行赴美文》分送亲友，以表示自己此一去要学古人万里觅封侯的雄心壮志。文章漂亮夸饰，是地地道道的“徐志摩风格”：

耻德业之不立，遑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殄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岂徒然哉！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会之恶流，几何不丧其所操，而入醉生梦死之途，此其自为悲怜不暇，故益自奋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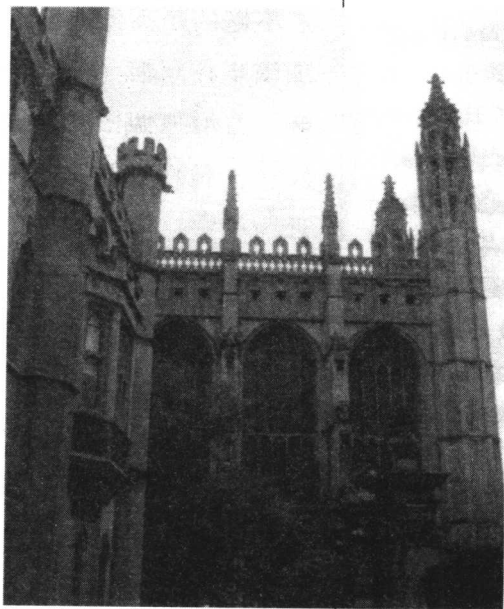
文思跌宕，一波三折，就文章说，确属上品，无怪乎当时就脍炙人口，到处传咏。但太夸太露，就有失坚实。太热烈了往往是不能持久的。不见自然界中吗，最活跃的生命，瞬间便消灭，而永远沉默的东西才能保持永恒。

初到美国时，徐志摩非常努力。他给自己规定了日程：“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完全是一个规矩学子惕励自重的样子。

修完社会学课程，装满了一脑子的相对论、民约论，他又在美国按照规定的步骤学习银行学、经济学、政治学。徐申如先生舍得花大钱，把独子送出国外，是准备要儿子将来在金融界、政治界讨出身的。这期

间，儿子也的确没有辜负期望，努力上进，学业优良，还如一切青年志士一样，关心政治，喜欢讨论各种政治学说，后来还出了名，被人称作“鲍雪微克”（即布尔什维克）。

两年后，雄心勃勃的徐志摩放弃博士学衔的诱惑，转而到了英国。直到此时，他的志趣仍很专一。到英国来，他是想入剑桥大学跟哲学家罗素学习。那时的留学界有一种风气，作兴各自抱一个外国名人做牌号。如胡适之于杜威，梁实秋之于白璧德。好像是一种荣耀。老



剑桥大学

师出名，学生也跟着叨光。可以相信，徐志摩并不全是出于这种念头。他对罗素，崇拜的成分更多，称之为“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即伏尔泰），他只想跟罗素“认真念一点书”。

没有料想到，徐志摩迎头被浇了一瓢冷水。到英国后，罗素刚刚因为政治主张及私生活方面的原因，被剑桥大学除了名。这样，徐志摩想择师而学的计划也就落了空。

要说，这也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徐志摩像是遭到天大的打击似的。自怨自艾，颓伤、消沉、无聊，犹如一只渴望飞翔的鸟，猛地被折断了翅膀，

匍匐在地上，望着无边无垠的长空，再也鼓不起劲头。

生活失去了追求，精神也就失去了平衡。经过一番周折，他在剑桥大学挂了一个学籍，但往日那种精进不懈的劲头再也没有了。他苦闷、寂寞，孤苦伶仃地漫步在康河（今译为剑河）两岸。美丽的夕阳、田畴，益增他惆怅、迷惘之情。太孤单了！孤单得心里发冷。他渴望慰藉、渴望温情，渴望心和肉体的贴近……

在此期间，他的家书像雪片般飞向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老家中，他向父亲诉苦，要他们准许儿媳——他的妻子——来欧洲。在家书里，他把自己描绘得那么凄惨，像是世界上最孤独、最痛苦的人：“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简直是迫不及待了。

好心的父母总算体谅儿子。这年冬天，他们不惜让三岁的孙子离开母怀，经过一番打点，就把儿媳打发上路了。

要说徐志摩虽是个男人，却情意绵绵，优柔寡断，总难免几分儿女情态；比较起来，他的妻子张幼仪女士可就真够称得上女中丈夫：刚强，果断，干练。

张幼仪，名门望族出身。长兄张君勱，是近代哲学家，民社党主席；次兄张嘉璈是上海银行界巨子，政学系首脑人物。还在父母家中待嫁时，张幼仪就已博得无数人的青睐。有人转述见了这位大家闺秀后的感想说：“其人线条甚美，雅爱淡装，沉默寡言，秀

外慧中，亲故多乐于亲近之，然不呼其名，皆以二小姐称之。”

不消说，这样一位占满了十全的小姐，选择丈夫的条件是很高的。也算天缘凑巧，她的一位兄长一次去杭州府中办事，在校滞留期间，对有一双细长眼睛、长下巴、大鼻子的徐志摩，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家后，极力向小妹夸赞徐志摩，说他“不仅才智出众，而且人品俊逸”，力主将小妹嫁给徐志摩。

说来好笑，对这门婚姻，当事者的男女双方还不怎样，最高兴的倒要算徐申如先生了。徐申如自幼从商，长于经营，在当地一手发展起徐裕丰酱园、裕通钱庄、人和绸庄，创办了蚕丝厂、布厂、硖石电灯厂、双山习艺所。身任硖石商会会长，在浙江、上海金融实业两界，都大有名气。人生追求不同，自然会影响到价值观念。对刚刚进门的媳妇，老人始则疑惧参半，生怕名门闺秀难侍候，与他这商业气息浓厚的家庭不和。但随后不久，他就释然了。他发现，他要来的儿媳妇，不是娇贵的千金小姐，而是一个精明干练的理家好手。这一点，是最合他心意的地方。

新媳妇过门没有多久，当地人就对张幼仪有所议论了：“是当家理财的能手。徐申如在硖石开办的火力发电厂、钱庄、酱园，那些伙计见到张幼仪比见到徐申如更怕，一听说张幼仪来了，个个悚然，因她只



徐志摩的父亲
徐申如



要抓到一小点不是，就会翻脸当众训人，这一点很受徐申如赞赏。所以后来她几乎独掌了徐家财柄。”

还有人说得更刻薄，说她“很有点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套独特手腕”。

话虽如此，倒也无须担心，尽管徐志摩如蔡元培所说“谈诗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是整个被淹在诗坛子里的人物，与张幼仪的性格好似大相径庭。但他生性随和，轻快磊落，总怕对不起别人，与什么人都相处得来。因此，结婚后，夫妻关系还是很融洽和美的。郎才女貌，各得其所。



徐志摩的
原配夫人
张幼仪

由于徐志摩的一再催促，加之张幼仪自幼受现代文明熏陶，也极希望到欧洲游历。1921年冬，得翁姑允许，她远离故土、幼儿，到了英国伦敦，与分离数载的丈夫团聚了。

距离剑桥六英里，有个叫沙士顿的地方，这是一个小村舍。靠村外有一精致的小院落。风熏日暖，犬吠鸟喧，既幽静闲雅，又富有自然情趣。这儿，就成了徐志摩夫妇的香巢。张幼仪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男主人黑方巾黑披袍，俨如一乡间牧师。生活，骤然变得如梦如幻，平添了几分奇情异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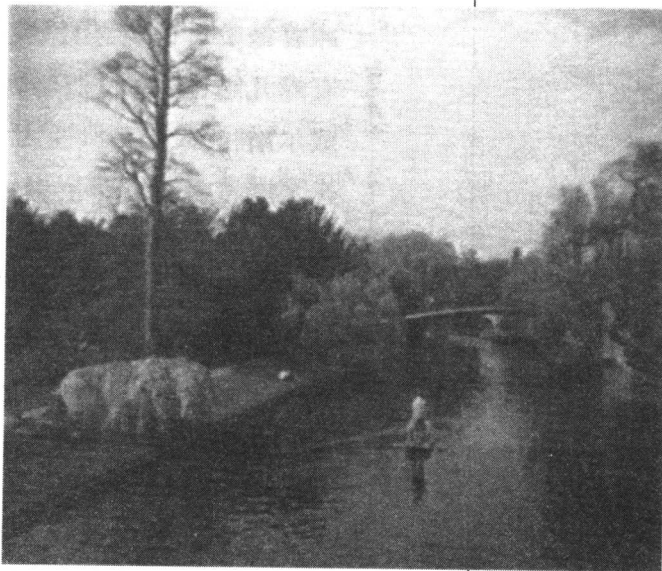
徐志摩的忧伤、孤寂之感一扫而空，他变得精神抖擞。他这年才二十五岁，在世界最闻名的高等学府留学，身旁有美貌知心的妻子伴读；推开窗子，康河流水，青青草地，尽收眼底，一派浓丽又天然的乡间景色。一切尽如人意，对此，他该是很满意了！

是的，他是满意的，幸福得心里发颤。他没有辜负生活的赐予，每时每刻，他都在细细品尝着人生的美妙。

每天一大早，他一身轻松地坐车去上学，晚间回家，年轻的妻子早在倚门候望。饭后，不是双双到康河漫步，眺望傍晚落日景色，就是从心爱的《雪莱诗集》中挑出最精彩的一些诗，细细地吟读、讨论。夫妻你恩我爱，缠绵缱绻，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良宵。

一些新结识的青年朋友：刘叔和、陈西滢等，都极喜欢光顾这个小家庭，至则大嚼大饮大谈，兴致勃勃地谈论哲学、战争、人类的起源发展、诗……

节假日，他最喜欢骑一辆自行车到绿草如茵的田野里撒欢。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康河，那



是一条梦一般的河流。据说，当年拜伦就最喜欢在这条河畔流连。不远处有一果园，玩累了，可以躺在桃

康河(剑河)景色

李树荫下喝茶憩息，不当心，会有花果掉入茶杯，小鸟会落到桌上找食吃。万古不变的轻轻流水，熨平了诗人的一颗心，给一个被尘世生活弄得疲累不堪的不羁灵魂以无穷安慰。为此，人们把拜伦去得次数最多的一个地方叫“拜伦潭”。

拜伦潭，拜伦潭！如今又有一个新的身影在这里长久地蹀躞、徘徊，不忍离去。他看不倦河畔刍草，听不厌近村晚钟。他像熟悉自己的手掌一样，熟悉了这里的一切，闭上眼睛，他都能毫厘不爽地说出眼前的景物：

对岸草场上，不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胫蹄没在恣蔓的草丛中，从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它们尾鬃的扫拂。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掬荫护住。水是彻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匀匀的长着长条的水草……

真的，他舍不得浪费掉一分钟，在每一刻时间里，他都要努力试着品尝出生活的新鲜滋味。

谁能懂得了大自然，大自然也就懂得了谁。它永远都是慷慨的，不吝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秘藏。徐志摩像一个情人一样爱恋康河，细心地“伺候着河上风光”。因而，他也得到康河最充足的回报。他喜不自胜地告诉别人：“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静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

梦去，”天色晚了，“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酪浆与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果鲜恣你尝新。你如爱酒，这乡间每每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

这是一片何等优美舒畅的境界！到哪里去寻？哪里去找？无怪徐志摩一直把在康河边上度过的每一个黄昏，都当作吞下了一服“灵魂的补剂”。无怪他独自倚在桥栏上向远方遥遥凝望时，总情不自禁地反复吟唱起一支深情的夜曲——

柳条青青，
南风熏熏，
幻成奇峰瑶岛，
一天的黄云白云，
那边麦浪中间，
有农妇笑语殷殷。

.....

南风熏熏，
草木青青，
满地和暖的阳光，
满天的白云黄云，
那边麦浪中间，
有农夫农妇，笑语殷殷。

啊！康河，康河下游的康桥，上游的拜伦潭，潭

旁的果树园，园里的花、果、鸟；河两岸的草坪，草坪里的牛、马、树、草、农舍，农舍里的人、禽、烟；天空亘古飘飞的云、闪烁的星，星光下亘古流淌的水、凝结的地。啊！浑朴谐和永恒的大自然，一百年前，你以你独特的机心开启培育了一个伟大的浪漫诗人；如今，你会不会把诗的灵感注入另一个敏感多情的人心中呢？尽管他来自遥远的另一国度！

然而，以上种种不可言传的美妙，仅能看做是徐志摩的个人诗意感受。据近人张邦梅女士（张幼仪女士的侄孙女）所著《小脚与西服》记载，在张幼仪的自述中，对他们这一时期的生活，却另有自己的不同说法：

我来英国的目的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清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许多年以后，我和第二任丈夫苏医生一起回沙士顿，我很讶异我当年自己是如何在那小屋里安排每天的日子的。我好像家乡的佣人一样，坐着公共汽车去市场，再拖着食物回家里。有个星期，我们接到徐家寄来的包裹，里头装了些中国土产和烹饪材料，可是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靠自己张罗吃的。我不晓得自己是怎么办到的，当时我啥事也不懂，又老是缺钱用，徐志摩给我的生活费差点不够支付家用，市

场又离家好远，所以大部分时候都仰仗一个把货车停在我们家门前，卖我新鲜食物的菜贩。那时候，我知道的事情真是少啊！我记得我们客厅的壁柜里有个奇怪的机器，我不晓得是吸尘器，所以一直用扫把打扫。

那时我没有想过我们夫妻到西方以后，丈夫对我的态度会不会有所改变呢？在中国，夫妻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尤其是在公婆面前，以表示尊重。可是在西方，就我们两人一起，我们本来可以为所欲为，不过只有徐志摩做到了，他爱来就来，爱去就去，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他总是回家吃午饭和晚饭，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穷了吧！如果饭菜好吃，他一句话都不讲；要是饭菜不好吃，他也不发表意见。他的心思飞到别处去了，放在书本、文学、东西文化上面。

今天你们年轻人知道怎么样讨论事情，像你大概就会尝试和你先生商量大小事情，可是当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词藻说出，我知道自己虽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愿意改变。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我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